



插图典藏版

双箭望远镜

④ 究竟谁是窃贼

孟宪明 著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海燕出版社

插图典藏版

双筒望远镜

④ 究竟谁是窃贼

孟宪明 著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海燕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究竟谁是窃贼 / 孟宪明著. — 郑州: 海燕出版社,
2014.10
(双筒望远镜: 插图典藏版; 4)
ISBN 978-7-5350-5876-8

I. ①究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55768 号

选题策划: 张桂枝 房 平
责任编辑: 房 平 陈 祥
责任校对: 刘学武
责任印制: 邢宏洲
责任发行: 贾伍民
整体设计: 彭宏宇

出版发行: 海燕出版社
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(450008)
经 销: 河南省新华书店
印 刷: 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16 开 (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)
印 张: 16 印张
印 数: 320 千字
版 次: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目录

MULU



究竟谁是窃贼/ 0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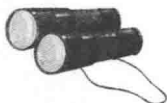
UFO UFO/ 072

把阳光圈起来/ 156

燃烧的石头/ 196

并不是结尾/ 243

附 最初的梦想/ 249



究竟谁是窃贼

I

丢化肥的事情弄清了，孩子们和好的机会终于来到。

鲁科、鲁赛拿着香橡皮和手枪形转笔刀找到牛犊，要他向钢枪道歉。他们事先有约：只要证明了不是二流子舅偷的化肥，牛犊就得向钢枪道歉。

牛犊耍赖。牛犊说，化肥的事虽然弄清楚了，可他的“聚光镜”还没有找到。谁能证明钢枪没偷？

鲁科、鲁赛不依了：

我们不能证明钢枪没偷，但你也不能证明钢枪偷了。你不能证明钢枪偷了，怎么能认定就是人家拿了你的“聚光镜”呢？

你们不能证明钢枪没偷，那就有可能是他偷了。如果将来证明



不是他偷的，我就给他道歉。牛犊很别，他辩解着，就是不愿意认错。

钢枪很委屈，一提“聚光镜”，眼里就含泪，弄得他对“聚光镜”一点儿热情也没有了。要不是他手里的那个是鲁赛的，他真想把它扔进黑龙潭。钢蛋儿积极，从哥手里拿走“聚光镜”后，见什么照什么。甚至他还给小伙伴吹，说月光也能把纸烧着。要在平时，钢枪一准熊钢蛋儿，现在，随他吹去，他理都不想理他。

失去了玩儿的热情，孩子们就像有病了一样，干什么都蔫蔫的。要不是铁炮给大家带来个好消息，恐怕孩子们还得几天乐不起来。铁炮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哎，告诉你们，我见别老头儿了。我说，别爷，您给俺训练俩麻雀呗，也叫它叨叨小旗儿……”

“他答应不答应？”朵朵抢着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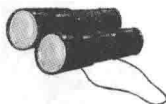
“他肯定不会答应。”钢枪幽幽地说，“去年，我带着钢蛋儿去求他，他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。”

“嘿，这次他也不答应，说是糟蹋性命。嘻嘻，他玩儿不糟蹋性命，我们一玩儿就糟蹋性命了？”铁炮笑着说。

“还不是没答应吗？”朵朵急了。

“傻瓜！”铁炮摆出做哥的样子，“我说，不是我想要，而是城里来的两个表弟稀罕。别爷一听，你猜他怎么说？”铁炮卖个关子，得意地看着朵朵。

“啊。”朵朵知道他不是让她回答的，便虚应一声，定定地看



着他。

“他说，好吧，你们逮麻雀吧！”铁炮终于卖完关子，他似乎很累，长长地舒出一口气。

“真的？”钢枪仍不信。

“骗你是这个！”铁炮急了，猛伸出小指头来。

“嘿！”朵朵往上猛一跳，“表哥，你们有事情做了！”

鲁科、鲁赛正坐在地上下四子棋，就抬起头来。“什么事情？”鲁赛问。

朵朵乖巧地给两个表哥解释：“上次不是说过吗？别爷——你们该喊‘别姥爷’呢……”

“别姥爷？”鲁赛一时没转过弯来。

“看看，我们喊爷的，你们不得喊姥爷吗？”朵朵又给两人解释。

鲁科笑了，他看着鲁赛说：“一来到这儿，全乱套了！前天那个小孩儿那么小，咱妗子说咱还得喊他舅呢，这乡村里，真是不可思议。”

“哎！那有啥不可思议？萝卜虽小，它长在辈儿上了，你就得这么喊。”铁炮得意地说。

“别姥爷怎么了？要用他的公羊和你家的长角羊抵架？”鲁赛笑着问。

“你别姥爷喂的麻雀会叼小旗儿！”朵朵终于把话说清，她边



说边比画，“他把小旗儿往上一扔，手里的麻雀，嗖一下就飞上去，把小旗儿叼住，再飞回他手里！”

“他还会吹糖人呢！”钢枪兴奋起来，禁不住说起别老头儿的顺口溜，“别老头儿，吹糖人儿，吹了个小人儿穿花裙儿。蚂蚱敲小鼓儿，蚰子吹小笛儿。老鼠来听唱儿，撅着那小胡子儿。”

“他答应帮我们训两只会叼小旗儿的麻雀……走走，咱去捉吧！”朵朵兴奋得手舞足蹈。

2

钢枪和铁炮悄悄把一架木梯子抬到朵朵家的屋山头。正是半晌时候，村里人少，天也不热。

“往上，往上！再往上！”鲁科指挥着。

麻雀们终于明白了孩子们的险恶用心，一只只惊叫着，上下翻飞。

梯子摆好了，鲁赛一跳爬上去，钢枪紧跟在他身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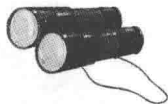
“注意，嘴不要对着墙洞！”铁炮在下边叫喊着。

“为什么？”鲁赛扭过脸来。

“墙洞里有长虫。”

“长虫？”鲁赛又问。

“是啊，长虫就是蛇，它常常待在鸟窝里，你要是伸嘴这么一看，它要是往前这么一冲，还不就钻进你嘴里了……”铁炮这家伙



就会吓人。

鲁赛特怕蛇，虽然他知道有的蛇有毒，有的蛇没毒，但他一看见蛇扭啊扭地爬动，心里就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恶心。

钢枪看他有些犹豫，一挤，就从第二变成了第一：“表哥，你接着就行了，我来！”钢枪勇敢，没事时还专门找蛇玩儿呢，墙洞里的蛇他不会看在眼里。

“噌、噌”，只两下，他的手就够到了麻雀窝边。



老麻雀喳喳叫着，疯狂地往下扑。

鲁赛抬头看着，他真怕老麻雀扑下来啄住眼了，于是就一挡一挡地挥着手。

“别怕，麻雀不敢啄！”铁炮很有把握。

钢枪的手进去了。

“慢一点儿，长虫是凉的。有没有感到凉？”这就是铁炮的特点，老是往最危险的地方说，本来事情并不可怕，让他一说，就显得可怕了。你听他现在的話意，不是“可能”有长虫，而是“一定”有，只是你还没有摸到罢了。



好在钢枪不怕长虫。钢枪知道哪种长虫厉害，哪种长虫不厉害，他敢把有些长虫当成腰带束。

“有一次，一个孩子上墙掏麻雀，他一张嘴，正好那条长虫往外蹿，噌——一下子就钻他嘴里了……”铁炮看钢枪不理他，就低下头对着鲁科讲乡间的传奇。

“后来怎么拔出来了？”鲁科问。

“嘿！根本拔不出来！长虫有鳞，越拔越往里……”

“拔不出来怎么办？”鲁赛也参加进来了。

“拔不出来狠拔呀！后来，几个人抓住长虫往外猛一拔，嘿！你猜咋着了？”铁炮等着大家都扭过脸来关注他时他再说呢。

“快快，表哥！”钢枪大叫。

鲁赛一抬头，“钢枪手里怎么抓了一把草？”他正纳闷，猛听见草里有“叽叽”的声音，这才知道，他连小麻雀的家也一齐搬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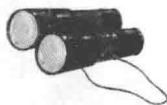
“鲁赛往前上，双手接……鲁科，快，把笼子门打开！”铁炮内行地指挥着。

鲁赛终于接下来了，小家伙软乎乎的，像一个肉团团，身上只有几根绒毛，张着三角大嘴，来回扭动脖子。鲁赛用小指头一逗它，它张了嘴巴就去吞。真是又傻又丑，可爱极了！

“又一只，又一只！”钢枪往下递了第二只。

鲁赛往下走两脚，把第一只交给鲁科，又连忙上去接第二只。

“喳喳喳喳，喳喳喳喳。”老麻雀悲惨地叫着，扑扇着翅膀来



回飞。

更多的麻雀飞过来，它们一边鸣叫，一边对着孩子们往下屙屎。几点麻雀粪落在钢枪和鲁赛头上。

钢枪摇摇头，大声喊：“还有两只，是不是都掏出来？”

“就要这两只吧，要不，它妈妈就太伤心了！”鲁赛说。

“你光想你们了，只掏两只，你们一带走，我们可是啥都没了！”铁炮一边埋怨着，一边大声地下着命令，“全掏下来，刚好每人一只！”

“全掏就全掏。”钢枪自语着，把窝里的两只全抓下来了。

“给我给我！”鲁赛忙去接。

“不用不用。”钢枪一手扶着梯子，一手拿着小麻雀，麻利地往下走。

鲁赛先跳下来，接着，钢枪也从梯子上下来了。钢枪大声地叫：“快快，给我笼子！”话音未落，一只铁钳似的大手钳住了他的耳朵：

“给你！”

钢枪强忍着疼痛扭过脸一看，“爸！”他禁不住一声惊叫。

原来他们太专注了，二流子舅走过来站了半天，他们都不知道。

二流子舅使劲儿拧了钢枪的耳朵不丢，他歪着头，龇牙咧嘴地讽刺着：“这回你可是进步了啊，一马当先冲锋在前了！”



“啊爸，啊啊啊……”钢枪疼得直叫。

爸松开手，往他屁股上踢了一脚，说：“给，到河里给我掂水去，啥时候把水缸掂满，啥时候放你。”

钢枪下意识地揉了揉耳朵，怨恨地偷看爸一眼，弯腰掂起水桶，一声不响地向河边走去。

二流子舅一扭脸看着铁炮说：“你也是欠打！你爸上会卖油条，没人管你了是不是？还嗷嗷叫着长虫钻嘴，你咋不上去呀？一会儿下井一会儿爬墙的，不干活胡捣蛋，滚蛋吧！”

铁炮不服气地翻他一眼，却没敢回话。

鲁赛看不下去了，说：“二舅，你是大人，几十岁了，怎么不是打人就是骂人啊？你不能文明点儿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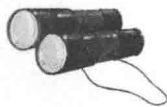
“嗨！我的好外甥，管起舅来了！告诉你小子，打是亲，骂是近，不打不骂才是远人呢！我打的是我的儿子，要是别人，让我打，我还懒得打呢！舅哪儿不文明了？”二流子舅一脸蛮横。

“现在有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了，你要是再动不动就打钢枪，我们就告你了！”鲁科瞪着他，气愤地说。

“成精了你们，告我？那告去吧！我是对你们好，知道不知道？傻瓜！”二流子舅把蛮横换成嘲讽的表情。

笼子里的小麻雀使劲地叫，老麻雀便围着它们上上下下地飞。

“愚昧！”鲁赛小声说一句，“走，鲁科，咱不给他说他些！”说着就气呼呼地掂起鸟笼子往舅家走。



两人一转过墙角，鲁科追上鲁赛，说：“拿上扁担和水桶，咱帮帮钢枪去！”

3

小麻雀真好玩儿，因为毛少，看上去瘦骨嶙峋的，光光的和尚头，灰灰的小脚丫，大眼睛，黑眼珠，看什么都痴痴的，又胆怯，又好奇。它还特会做样子，翅膀上还没有长毛，就动不动扑扇扑扇的，炫耀它的本事。小家伙们似乎很满意这个笼子，爬过来，扭过去，你逗逗我，我啄啄你，四只麻雀快活得不得了，不时张开黄黄的小嘴巴使劲儿对着外边叫：“啾，啾。”

孩子们都喜欢听麻雀叫，但对于几只小麻雀的叫声，却是各有各的翻译：

鲁科的翻译是“好，好”。

——“它们的墙洞多小啊，现在到了笼子里，天高地阔的，它们就欢呼说‘好’！”

鲁赛说不是，是“少，少”。

——“它们想再多点儿伙伴。伙伴多了热闹不是？”

朵朵说，可能是“找，找”。

——“你瞧，它们饿了，老是张着嘴。它们想让我们给它们找食儿吃。”

钢枪说，应该是“跑，跑”。



——“它们想逃走。我看笼子里再好，也没有自由自在好！”

伙伴们的翻译激发了铁炮的想象，他说可能是“老，老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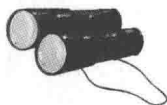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“你们说我‘小’，我偏要称‘老’！老，老，我‘老’了！”铁炮学着麻雀的声音，故意摇头晃脑，叽叽喳喳，逗得伙伴们哈哈大笑。

牛犊这两天跟着他妈出山卖羊，没参加掏麻雀活动，今天刚上山，就赶上伙伴们翻译麻雀语言，他翻起眼想了半天，没发现更好、更准确的，于是就坚持传统说法，说是“小，小”。当地方言，喊儿子、侄子等晚辈称小。你千万别以为这是牛犊的小心眼儿，自己没参加掏麻雀就错译麻雀的语言为骂人。牛犊比谁都喜欢麻雀，去年他捡了一只摔断腿的黄嘴小雀，心疼得不行，天天找虫子喂它，喂得它到后来走哪儿跟哪儿，牛犊去上课，它在堂上飞；牛犊上厕所，它在树上飞；牛犊要找伙伴玩，它似乎事先就知道，早早就飞到要去的地方报信，闹得牛犊感动得不行。要不是小麻雀善良、轻信去给猫玩，恐怕现在更灵不过了！本来，猫也是牛犊喂的，从它谋害了小麻雀以后，牛犊就开始恨猫，一见就打，一见就砸，弄得猫们连老鼠的身份都不如了。

牛犊养过麻雀，自然就成了权威。他说麻雀不怕生，不娇气，不挑食儿，喂啥吃啥，不过，最好是喂虫子。

于是，孩子们就漫山遍野地去给麻雀找虫子。

他们把笼子挂在树上，怕小麻雀热，还特意折了树叶盖在笼子



上。“一定要盖最绿的，植物呼出的氧气对小麻雀有好处！”鲁赛叫着。

孩子们一走，老麻雀飞来了。“叽、叽！”它叫着，隔着笼子格儿给小麻雀喂虫子。

小麻雀很兴奋，一个个张着三角大嘴，伸长脖子去抢食儿。

鲁科捉了一只铁甲虫，鲁赛捉了两只大蚂蚁，两人叫唤着跑回来。

老麻雀喳喳叫着飞走了。

“鲁科，鲁科！”望着老麻雀飞去的方向，鲁赛忽然感到了危





险，“听说有一种模仿鸟，小的被捉住后，老鸟就衔来有毒的果实把它毒死。这只老麻雀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？”

“不管有没有，我们都得把它赶走。”鲁科把铁甲虫举向笼子，他急于向小麻雀奉献爱心。

来者不拒，对着鲁科伸来的手，小麻雀张嘴就把铁甲虫接了过来，不过，很快，小家伙又把它吐了出来。

“我说它吃不动铁甲虫吧，它又没牙。”鲁赛说着，把自己的蚂蚁喂给另一只。

牛犊跑过来，他手里托着两只小虫，青绿身子酱色头，爬动时一拱一拱的。“你咋喂它蚂蚁呀？”他用责备的口气大声问鲁赛。

“蚂蚁营养好，富含多种氨基酸……”不过，麻雀并不买账，还是毫不客气地拒绝了鲁赛。

铁炮捉了一只拇指粗的大豆虫，翠绿的躯体上环着鹅黄色的纹，它看上去很不高兴，不停地扭动笨拙的身体表示它的抗议。

牛犊的关爱麻雀们接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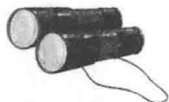
“让它吃吃这个，让它吃吃这个！”铁炮举过来。

“不行。它根本吃不下去。”牛犊不同意。

“让它们吃点儿熟食儿怎么样？吃熟食儿进化快。”鲁赛又想起新招了。

“就是，吃熟食儿它们会变得更聪明！”鲁科也赞成。

“那就烧我的大豆虫呗！”铁炮又上来了。



钢枪也回来了，他拿了几只青虫。这些小青虫很有意思，你一碰它，它立即就躺下装死，过一会儿，才又蠢蠢地爬起来。可你再一碰，它就又“死”了。

“喂它们点儿水吧，你看，它们都张嘴喘气的。”朵朵终于插上话了，她看小麻雀老是张嘴，就大声提议。

“就是。我们去河里给它弄水喝。”鲁科大声说。

“走，走！”孩子们大呼小叫地就往河边跑。没有盛水的东西，他们就用大树叶兜水，或捧或抬地往回跑。

小麻雀渴是渴，终是喝不了这么多。

“我们给它们洗洗澡吧！”鲁赛提议。

“行行！”大家都举手表示赞成。谁不想让小麻雀凉快呀！再说，水来得不容易，泼了也舍不得。

牛犊本来想阻拦，他喂了几个月，从来没给麻雀洗过澡。不过，没洗过不等于不能洗呀！他张了张口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
鲁赛一声大喊：“快洗！”伙伴们七手八脚，把小麻雀从笼子里请出来，往树叶澡盆里一扔，就往小麻雀身上撩水。小家伙们叽叽地叫着，拼命挣扎。

“哎，我们要是天天都给它们洗一次，它们长大了会不会像鸬鹚一样去水里捉鱼呀？”鲁赛异想天开。

“哎，也有可能。你想想，啥不是锻炼的呢？”钢枪率先支持。